

『特别母亲』的人生公式

宋殿儒

每年的母亲节,我都会感念起我的小学严林彤老师,因为严老师在我心中就是我的特别母亲。虽然严老师早已离开这个世界,然而她给我的人生公式却永远在我心中闪光。

1972年的一个冬天,我爹带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妇女来到家里,那女人一进门就瞅准我的小光头,用柔软的手摸着,并低下头问我几年级了。我怕生人,她连问了三声,我直往后退,没有回话。我往里屋钻的时候,被爹一把揪住耳朵。爹对这个中年女人说,这是犬子,今后还望严老师多加管教!当时我不知道爹说的犬子就是我,这个词一直到我上了中学才知道。

后来这位中年妇女就成了我的严老师。

严老师教学非常认真,多数调皮孩子见了严老师不敢嬉皮笑脸。但她待学生视如己出。记得有一次严老师有事要到县教育局办事情,因为路途遥远,一天之内赶不回来,就让我另一个男同学夜里睡她屋里看校。可是,那晚我不争气地尿了老师的床。当时我非常害怕爹知道了打我,就哀求和我一起睡的同伴为我保密。可是这个同伴不但没替我保密,还专门和我爹说了这事。

后来,当我妈妈把老师的褥子要拿回家晒时,严老师回来了。严老师没让妈妈拿走褥子,而是当面说,那是她早一天不小心把一大缸热茶洒到床上的。

尔后,老师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严老师教书,重在育人。平常给

我们讲一些做人的道理外,还经常给我们出一些奇怪的问题。譬如,在上五年级政治课的时候,他给我们留了一道数学题: $1+1=?$ 当时,全班人都异口同声说: $1+1=2$ 。谁知,严老师当即给予否定,要求我们好好琢磨后再作回答。

记得,我下课后很得意地根据四则混合运算做了一遍交给严老师,我的运算式子是: $4-[1+1]=2$ 。我希望严老师第一个表扬我。可严老师看后只笑着说,算是较好,不算最好!

我是个争强好胜的人,继续思考更好的答案。晚上,严老师给我们留了一道加、减、乘、除全用的四则运算题。我夜里在家做完那道题后突然来了灵感,又写了一条运算式子: $8 \div \{9-[3+2] \times 1\}=2$ 。

第二天一到校就交给了严老师,严老师看后拿着那张纸睁大眼呆了半天。然后拉着我走进教室,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大声说:“你们大家都来看看,这就是最好的答案……”

后来严老师把那条式子写在小黑板上,挂到了教室里的大黑板正上方,整整挂了一个月。不过严老师在讲评的时候,并没有说为什么要那样做题。他只给大家说,这不是一般的数学题,这是老师给你们的人生公式题,将来你们在社会上慢慢会理解其内涵的。

老师不再教我们已有几十年了。而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经受了无数个“加、减、乘、除”的坎坷和艰难,但是同学们聚会的时候,都会提起严老师的那条人生公式,都会想起与严老师母子般的那段儿难忘的亲情。

年轻人和文艺片

马赛

一直以来很喜欢文艺片,文艺片比之于商业片属于小众。

都说电影是一门艺术,在眼球经济时代,如果说商业大片是火红的石榴花,看着美丽,耀眼,一览无余;那么好的文艺片就是一杯清茶,恬淡,耐品,余味隽永。

文艺片很小众,但小众是精髓是高度嘛。浮躁的现代人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在物欲横流的境况里,在责任的重压下,在欲望的支配下,承受了太多,无暇顾及也很难放下。淳朴的乡民可能不太愿意看文艺片,他们没有这种情致,生活也没有给他们条件和空间。而生活在繁华都市里的人们就更没有心情没有兴致,拖着本就疲惫的身心来细细品味一部会让很多人昏昏欲睡的慢节奏文艺片。

现代人太累,也太麻木,所以人们更多需要的仅仅是能够刺激他们眼球,故事曲折,情节丰富,叙事紧张的商业大片。看这样的电影不需要劳驾过多的脑细胞,也能让你精神振奋,这样的快感来得很容易,可以让人轻易放松。

没有生锈的心

— 泓

星期五爱人调休在家,正好可以回家吃午饭。下午上班时在小区的主干道上有几根锈迹斑斑的钢管不高不低拦住了去路,看样子是不负责任的管道工干的。来往的人一面小心地跨过钢管,一面谩骂小区的物管。的确,这样的钢管,一不小心就会弄脏行人的衣服,而如今人的衣服可是越来越名贵了。

下班时,钢管仍然放肆地横在那,看着让人心里窝火,小区里的物管只有收费是认真的,其他的事很少能让人满意。爱人忙了半天没出门,准备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夫妻俩开了瓶干红,坐在桌边等上小学的儿子回家。

渐渐地菜都凉了,小儿仍未回家,两人不禁有些急,他是个守时的孩子,很少回来这么晚的。足足迟了二十多分钟,楼梯里响起小儿调皮的脚步声,爱人开开门,只见小儿满头是汗一身污垢。

爱人有些惊讶:“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小儿摇摇头,直奔我而来:“爸,

是在和前男友分手半年后,她才遇到他的。

看到彼此的第一眼,他们的眼里都写满了惊喜。只是他却不是那种很会说甜言蜜语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话也不多,甚至有的时候她还觉得他有点小抠门。

两人也就那样不咸不淡地交往着,日子过得平淡却也有着云淡风轻的自在,直到某天他提出结婚的想法。这个不浪漫的男人连戒指也非要拉着她一起去挑选,说这样省得大小不合适还要回去换。那一刻,她不是不犹豫的,这样淡得像水一样的感情可以结婚吗?

她的这种顾虑大概更多的还是来自前男友留下来的阴影吧。其实一开始她对前男友是没有感觉的,她对他说不行的时候,他却一本正经地看着她说“你不爱我没关系,只要让我来爱你就行了,只是我恳求你不要剥夺我爱你的权利好不好。”

听到这样的表白,她不是不感动的。后来她也真是被这个男人身上的热情感染到了,是他让她认识到原来爱一个人可以这样的不顾一切,他

就好像网络文学也是这样,在小文盛行的年代,文笔艺术性这些东西并不是大众所关注的,大众所需要的只是通俗易懂并且能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虚幻世界。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不需要文学的时代,我非常同意。纯文学的东西在当代社会只有偃旗息鼓,冬眠待苏。

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视剧,里面有一个诗人自杀了,他的朋友唏嘘不已,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他说:“不知道是这个时代抛弃了这个诗人,还是这个诗人抛弃了这个时代”。

文艺片带给人的舒适感,那种细细品味人品味事品味景品味心境的感觉,对于人对于时代乃至对于历史都是难能可贵的。而作为担当未来的80后90后,不要迷失在形形色色的所谓创新的谎言里,应该学会并愿意欣赏文艺片,精神空间永远比物质竞争更有价值,长远的价值。

人是属于自然的,社会也只是自然中的高等动物群而已,文艺片是人与自然相处的状态写真,我们不能不关心。

我做了件事,刚才进小区的时候有辆小汽车被几根钢管挡住了,是我跟几个小朋友一起把钢管搬走的,你说我这算不算是做好事?”

看着满身锈迹的儿子,我的心里不禁自责起来,早知道自己儿子会吃这样的苦头,我更宁愿自己去做这件事,毕竟对于大人来说这只是举手之劳。

忽然之间,我觉得生活中有很多事都是如此,我们常常责怪别人的失职,但有些事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做起来并不困难,只是因为不是我们的责任,只是因为我们有能力不做,所以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谩骂别人,我们都不愿意为别人的过失而付出,哪怕这种付出很少,哪怕这种付出很有价值。

只不过是几根钢管,在我们牵起衣角跨过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灵早已经锈蚀了。好在孩子还有一颗没有生锈的心,它像一面镜子,可以照见我们世故的影子。

对她的那些细致入微的好终于把她彻底的降服。

可是即便是这样泣鬼神的爱情,也还是没个好结局。一年之后,他劈了腿,他的热情在这里熄灭然后又有别的女孩来点燃。

就是这样一些有些俗套的前尘故事,让她一度的质疑眼前的这个男人能否给她她想要的幸福。

后来无意中,她在杂志上看到主持人李静的一段话,这个智慧的女人曾用这样的话总结爱情“女人年轻的时候,一般有两种式样的爱情:一种是那种高烧100度的高温爱情;一种是长期低烧的爱情,你老是在想他到底爱不爱你,就这么耗着,耗到你筋疲力尽。但能给女人幸福的爱情,不是高烧也不是低烧,而是这种36度8的爱情,恒温,平和。”

那一刻,她突然释然了。他们的爱情不正好是36度8吗?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实际上他们早已谁也离不开谁。

的确,爱情还是常温的好。那份妥帖和自在,最接地气,所以也最能天长地久。

36度8的爱情

沈晓锁



农村通上了自来水。有了一拧水龙头的方便,人们似乎忘却了绳子与桶的麻烦。

也不知是不是送往农村的自来水沿途沾染了泥土、烟灰,清早放下的水特别浑浊,需要沉淀一段时间才能用。有些人等不及,便提着绳子提着桶,来到井边,放下水桶再缓缓提起。

清澈的井水扑打手上、脸上,荡着笑靥,笑出了泪花。遇到停水的时候,井水更成了不二的选择。至今,哪怕农家都装上自来水,也不会丢弃院里的那口水井。

水井像是在告诉人们一件事:它始终在那里,只要你需要。

现在,我每次回老家都要打上满满两桶水,地上一大桶,井沿上一小桶。老人家年纪大了,我恨不得把这一周、一月、一年、一辈子的水都打起来,好让她用起来方便不费力。我不在家,父母也在外地,是水井陪伴老人跟着岁月一起蹉跎。那些日子,我幻想自己是水井,水井就是我……

十五年前,“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只轰轰烈烈了两分钟。在已经算不得是新屋后院的一块空地上,水井开始动工了。

它一出现就带着低调,爆竹燃起的声音都比以前听到的小,像是裹在被子里,压抑着吼叫。

两天后,一口水井落落而成,似一名豆蔻年华的姑娘,初到新地,面颊还露着娇羞。水泥是新的,提水桶是新的,拖井盖时发出“噌唧唧”的声响如同宝剑出鞘。只是这把“剑”不作斩将夺标用,却能让家人不再费力到数百米外的池塘担水。

每天早上,提水桶与井壁碰撞奏出的劳动之歌比闹钟还管用。我揉着惺忪的睡眠,找到缸子、牙刷,舀一杯井水,刷牙。不知是牙膏的芳香还是井水的甘甜,我的嗓子里仿佛灌了蜜……

渐渐,我长到了能打起井水的力气。我动作生硬地放下提水桶,小心攥住桶沿上系的绳子,待桶身没入水面,再猛地提起。我的脸蛋憋得通红,细细的井绳勒得小手红一块、青一块。总算是提了上来,我将提水桶放到井沿上。家人在我身后大声喝彩:“本事真大!有出息哦。”我自豪的小脸膨胀得更加精彩,似乎真就觉得自己已经长大,能分担家里的事情。

冬天的井水是暖的,泡泡冻得红通的小手是一件惬意的事;夏天的井水是凉的,没有冰箱,照样能吃上冰镇的西瓜。那时候,一说及“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我当下想及的不是作文本里的“园丁”,也不是哪个伟大的战士、骄傲的领袖,我的心中只有这口水井,我也要做这样的“水井”。

日子越过越好,我也慢慢长大,从上学到上班也只是弹指一挥间。

老家的水井

章韬